

社会分工视野下的政府与市场

李 建 强 张 淑 翠

(江苏盐城师范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2)

[摘 要] 从社会分工的视角看,政府具有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换句话说,政府干预经济是社会分工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履行经济职能的必然结果。因此,市场失灵导致政府干预经济的这种说法有着逻辑演绎错误的嫌疑。

[关键词] 市场失灵;社会分工;政府与市场

[中图分类号] F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71X(2008)01-0044-04

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分析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时,总是泛泛地引入西方的“市场失灵论”,并把市场失灵看作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理由。对此,笔者认为以市场失灵作为分析政府干预经济的逻辑起点,推出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带有一定逻辑错误的嫌疑。因此,本文以社会分工为出发点,试图就这个命题寻找一个新的分析路径。

一、“市场失灵论”的逻辑演绎错误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政府干预经济和参与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政府干预经济是政府经济职能的体现,政府参与经济是政府作为社会的普通一员在经济领域市场规则约束下的行为活动。

(一) 逻辑悖论

按照“市场失灵论”的逻辑推理,我们很容易得出:市场失灵导致政府经济职能的产生。显然,它掩盖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常识:骆驼之所以能行走沙漠不是因为马不能行走沙漠,而马不能行走沙漠这一事实也不足以成为骆驼得以存在的理由。对于造物而言,每一物种都有其存在的必要,大自然给予众生平等的“执照”,并赋予每一物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任何一个物种的缺陷都不足以成为其他物种存在的理由。同理,市场与政府各有千秋,各司其职,任何一方都无法因为自身的缺陷而影响对方的存

在,更无法成为对方存在的理由。弗里德曼就认为,市场失灵并不必然构成政府干预的理由,市场做不好的事政府未必就能做好,政府干预的负效应可能超过市场自行调节的负效应。因此,通过市场失灵演绎出政府经济职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二) 后此谬误

所谓的“市场失灵论”是指为了补救市场失灵而引发了政府经济职能,即市场机制在某些场合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或者能有效配置资源但产生了负效应,就需要政府来矫正失灵。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前,就想当然地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就会犯下后此谬误,^[1]这是一种错误的因果推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机制需要政府作为补充,但是政府干预市场与市场失灵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不能简单地把市场失灵归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2]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解决的办法也不是单一的。这里,政府作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的力量,在经济领域内承担补救市场失灵的职责是它自身经济职能的外在表现形式罢了,如果非要把市场失灵说成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理由岂不是后此谬误。

反之,就算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理由,那么,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作为“候补队

[作者简介] 李建强(1980-),男,山西大同人,江苏盐城师范学院商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财政理论与实务、区域经济。

员”的政府有所作为的空间理应越来越小。但事实上,自二战以来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和程度并没有缩小,而是有所扩张了。当今,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更是大幅度增加,而且频繁地进行宏观调控。这种逻辑演绎推理与现实的反差,说明用市场失灵理论来论证政府经济职能的由来有一定局限性,我们应该寻找一个更好的视角和分析框架来研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二、分工论的演绎发展

不可否认,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思想家看到了分工的重要性。亚当·斯密就是分工理论最早的阐述者之一,不仅如此,分工这个术语也是由亚当·斯密最先创立的^[3],后来的社会学家涂尔干拓展了分工的内涵和外延。

(一) 回归亚当·斯密——劳动分工

经济学家论分工,首推亚当·斯密。分工论是斯密著作《国富论》的首篇,他以扣针制造为例阐述了分工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至于分工的产生,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并非起源于人类的智慧或远见,而是所有人为满足利己心即生存的需要而共有的一种倾向——以物易物——的渐进结果,一般地取决于市场规模。从斯密之后,劳动分工问题就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对分工也做了进一步阐述。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而在以生理分工为起点的地方,直接互相联系的整体各个特殊器官互相分开和分离……以致不同的劳动只有通过把产品当作商品来交换才能建立联系。”^[4]即交换与分工是相伴而生的,分工来自交换,交换也极大地促进分工,分工是劳动在不同工厂之间的分配。而恩格斯在其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中详细论述了人类历史上早期的三次社会大分工所引起的产业格局划分。

当代经济学家对分工也给以足够的重视,阿林·杨格就在斯密分工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的论断即杨格定理。他认为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只有当市场对某种产品的需求足够大时,生产这种产品的中间环节才可能被分离出来;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劳动分工使得原料生

产和最终产品消费之间被插入越来越多的专业化企业,随着产业间劳动分工的扩大,市场中的企业就会失去统一性。

(二) 涂尔干分工思想——社会分工

经济学家所关注的只是经济领域的劳动分工,而事实上分工并不是经济领域所特有的情况(涂尔干,1893)。政治、行政和司法领域的职能越来越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科学和艺术也是如此。整个社会都处于分工的笼罩之下,分工是社会任何一个领域都存在的普遍现象。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涂尔干的分工研究视角与经济学家有着本质的不同,重点阐述了分工形成的社会根源以及分工特有的社会功能。

涂尔干认为分工并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经济领域的劳动分工也只是整个社会分工和专业化趋势的一部分。分工和社会之间是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社会状态的改善得益于分工的功能,反过来,分工的进步也依赖于社会状态的进化。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社会是多元的,是由种种矛盾组成的,若要适应社会相互矛盾的种种需要,就必须进行分工。社会也只能在动态和谐中实现进化,一旦整个社会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各种冲突就会爆发出来,只有依靠更加先进的分工形式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三、社会分工下的政府职能定位

政府经济职能是由市场失灵演绎出还是另有其因。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社会分工下的政府职能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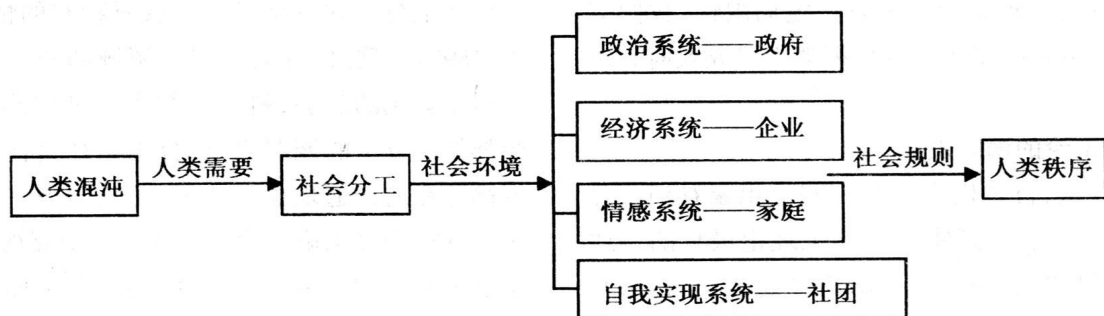
(一) 人类需要驱动下的社会分工

早期人类社会,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组织;为了满足安全需要,氏族组织内最勇敢、最聪明的人成为大家所认可的领导者来协调组织行为和维系成员关系;为了满足社会需要^①,氏族之间结成部落,氏族领导者组成元老院,被赋予凌驾于任何人之上的权力,这就是政府的雏形。人类需要的不断升级,不仅决定了社会分工状态下的社会系统分解为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情感系统和自我实现系统,也形成了政府、企业、家庭和社团等专业化组织以及财政机制、市场机制、伦理道德和价值观等系统规则。并且,在不同的社会环境

下,这些组织在不同社会子系统中,要遵守不同规则,担当不同的角色,承担相应的职能。一旦社会子系统不能适应社会环境,就会按照分工原则再次分解出新的子系统,形成新的系统规则,赋予社会组织新的角色和职能。最终,在分工原则下,社会组织才

得以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系统和社会环境中井然有序,人类社会才由混沌走向了秩序(如下图所示)。本文限于篇幅和分析问题的需要,只对政治系统的专业化组织——政府进行深入分析。

(二) 社会分工下的政府与其一般职能



从历史的视角看,政府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系统的专业化组织^②,是在社会分工原则下,社会成员集体意志的集中体现和共同需要的真实反映。为了确保全体成员的集体意志最佳贯彻和共同需要的全面满足,就必须进行政府内部分工^③,即横向分为军事、行政、司法……等等,纵向分为中央和地方。随着公共需要的多样化,政府内部分工也逐渐趋于细化。政府内部分工既是一种公共需要多样化的表现,又是一种政府机构存在的形式,这些机构同样遵循政治领域规则——财政机制。政府职能分工与政府内部分工是一致的,不同机构履行不同的政府职能。在不同社会子系统中,政府又扮演不同角色,承担不同职能。

1. 政府的政治职能——社会的“守夜人”

最初的政府就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5]。可见,政府就是社会公共权力的“化身”,政治职能就是它的基本职能,即负责解决内部人们的利益纠纷,划定人们应该各自遵守的界限,维持社会秩序,抵御外族侵扰,保护本国安全等等。政府作为政治领域(政治系统)的主体是社会分工的必然要求,但这并没有说明政府不能在其他系统有所作为。

2. 政府的经济职能——供给制度和效率环境

在经济领域(经济系统)中,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科斯,1960),它拥有经济权力。经济领域的效率

并不是来自集贸市场的“自由”和交易场所的“豪华”,而是来自效率环境和有效的“竞赛规则”。如果没有制度约束,市场经济下的利己追求只能是一种“自然分配”,这种分配会产生于一种霍布斯状态中(缪勒,1999),这恰恰为政府经济权力的发挥提供了用武之地。因此,政府干预经济时,就是“裁判”,运用它的经济权力来提供公平竞争的制度机制。但是,政府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运动员”,与一般企业没什么不同,应遵循等价交换的市场规则,不再是经济效率环境和制度安排的实施者。如果政府还是随意应用其经济权力,只会扭曲市场经济,破坏系统结构。

3. 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提供公共产品

如果说政府的政治职能是社会集体意志的体现,那么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就是社会公共需要的表现。在以社会情感关系为纽带的情感系统中,不管政府是社会成员的“衣食父母”还是“忠实的仆人”,它都应以公共产品的提供来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这也决定了公共产品非盈利的本质,一般经济组织无法供给。当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人类社会需求内容和层次的不同,决定了社会分工规则下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也是不同的。

(三) 社会分工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在社会分工原则下,政府是由一些具体理性人构成的政治机构来集中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理性人

都有自身的特殊利益需求,会在一定条件下凸显自身理性人的特性。这样,政府也逐渐被“人格化”,产生特殊的组织利益和组织立场。具有双重属性的政府难免就会产生政府失灵和“诺思悖论”之类问题了。而市场只是在社会分工原则下的经济领域中的一种规则。把一个面对全社会,外在于经济领域,具有“人格化”的政府和只存在于经济领域,作为一种机制的“非人格化”的市场对等起来,提出政府干预经济是市场失灵的理论演绎,显而易见就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推理。^[6]

那么,政府和市场的界限究竟在哪里,经济生活的制高点是否应当由政府占领。很明显,在社会分工原则下,政府是经济领域的制度供给者,市场是经济领域普遍遵循的规则。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经济不再是纯粹的市场与政府的选择,而常常是两者不同组合的选择。没有强制力的政府,仅靠市场规则是很难确保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就拿外部性来说,它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缺位。^④

四、小结

政府干预经济是社会分工的必然要求。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哪个历史阶段能完全绝对地脱离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而存在,只是干预多与少的问题罢了。企业是经济领域的专业化组织,服务于私人产品的创造,满足人类的私人需要。相对应的政府是政治领域的专业化组织,提供公共产品,满足人类的公共需要。因此,不同的社会领域有不同的规则,财政是政治领域的规则,市场是经济领域的规则,政府在经济领域里所能干预的就是市场的效率环境,除此之外都是参与经济活动,同样应该遵守市场规则。

【注】

①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类需要可以分为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情感归属)、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只有低级需要满足才会产生更高层次需要。因此,这里的社会需要包括民族成员间的情感归属需要和生存安全需要的全部。

②笔者认为,在社会分工原则下,政府和国家是两个不同概念。国家是与地域相联系的概念,表示在一定地域内的社会环境。政府是与公共需要相联系的概念,表示在不同国

家(社会环境)中,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出现在政治领域的专业化组织。

③伴随着政府组织的出现,政府内部分工理念就产生了。以古希腊为例,早期的政府组织就具体分为:权力机构阿哥腊、行政机构首长会议和军事机构巴塞勒。巴塞勒是氏族的军事指挥,同时兼领祭司和法官职责;首长会议代表氏族的立法团体,负责日常事务;阿哥腊则是人民大会,对首长会议的议案拥有最后决定权。

④笔者认为在经济领域里遵循市场规则,追求效率导致外部性是必然的;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凭借经济权力提供有效的制度,制止外部性溢出同样是必然的,二者是相互对应的。因此,解决外部性是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博弈均衡的问题,不是所谓的市场失灵问题。

参考文献:

- [1][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七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 [2]汪彤,李万峰.中国体制转轨中的政府权力悖论[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01).
- [3]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5][英]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6]崔满红,王叶荣.谁决定了财政的存在和发展[J].财政研究,2005,(05).
- [7][美]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 [8][美]摩尔根.古代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责任编辑:韩 斌)

